



把栏杆拍遍

韦明铤 著

老渔翁，一钓竿。
扁舟来往无牵绊。
蒹港萧萧白昼寒。
一刹时波撼金影，
暮倚山崖，傍水湾。
沙鸥点点清波远。
高歌一曲斜阳晚。
猛抬头月上东山。



广陵书社

把栏杆拍遍

——扬州曲艺新论

韦明铤 著



广陵书社

中国·扬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栏杆拍遍:扬州曲艺新论 / 韦明铤著. — 扬州:广陵书社, 2006.3

ISBN 7-80694-163-0

I.把... II.韦... III.曲艺—研究—扬州市
IV.J826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9995号

书 名	把栏杆拍遍:扬州曲艺新论
著 者	韦明铤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glss@yztoday.com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运河西路215号 邮编 225003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	138千字
印 张	6.625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163-0/K·76
定 价	18.00元

凡广陵书社版图书印装错误均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温暖的阁楼

——自序

在老家的河西，有一座危楼，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楼下是澡堂，雾气氤氲，人声喧腾。楼上是书场，阳光明媚，空气洁净。对于这里的老百姓来说，危楼犹如天堂，不但可以澡雪身上的污垢，而且给贫乏单调的生活带来了梦想和希望。剽悍的武松，儒雅的孔明，愚忠的岳飞，无赖的皮五，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种种传奇故事，几乎是这里老百姓最日常的话题，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教科书。

我就是偎依着祖父的膝盖，一边剥着花生和瓜子，一边听着王少堂先生的说书，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的。我想，在千百年来缓慢进化的中国乡土社会中，这种说书的受众之多和影响之广，可能大大超过了任何一种书院的讲学与私塾的授徒。

和危楼上的书场相比，运河轮船的客舱既嘈杂又污浊。这里流行的不是说书，而是另一种消遣的玩意——唱曲。通常是一男一女搭档，男的是瞎子，管拉二胡，女的也是瞎子，管打板和歌唱。每想到这种慢腾腾航行的内河小船，一种嘶哑悲伤的女声就会在我的心里遥远地响起。她们似乎永远只唱悲哀的曲子。现在记得的曲目，一个是如泣如诉的《秦香莲》，一个是长歌当哭的《叹五更》。在高声叫卖各种小吃和用品的狭窄船舱里，秦香莲携带一双年幼的儿女被丈



夫陈士美无情遗弃的可怜遭遇，就一天一天、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种听起来粗浅甚至单调的曲子，其实正潜移默化着听众们对道德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态度。

我对曲艺的儿时印象，大约就是这些。

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和扬州弹词世家张慧依先生的接触最多。二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到苏州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正好同住一座小楼。每当演出结束，一老一小就相对而坐，大谈弹词掌故。小楼很是逼仄，张先生又爱抽烟，几个小时下来，房间里就全是烟雾。此后整理扬州弹词《珍珠塔》的决心，和考论张家弹词历史的念头，都和那次在苏州与张先生的彻夜长谈有关。现在想起来，那栋小楼还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而张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差不多两年了。

和扬州评话世家康重华先生也时有交往。最先是从我父亲韦人先生写的文章里，知道了他的名字。后来扬州举办广陵书荟，我恰好和康先生同处一室，听他亲口讲了不少评话的书头，也即笑话、段子，其中包括滑稽的书头、幽默的笑话，甚至是色情的段子。他的随意和风趣，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但等到二十年之后，我陪同丹麦易德波博士到高邮拜访他时，他已经老迈而健忘了。正是为了纪念和康先生的一段交往，我特意撰写了一篇康派《三国》在海外的文章。

在俗曲领域，可以说我们韦家与扬州清曲世家尤庆乐先生一家有世交之谊。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昆曲演唱家和清曲演奏家，这影响到我的祖父成为一个清曲爱好者，而祖父与清曲艺术家尤庆乐先生是少年时代的好伙伴。此后若干年间，继承家学的尤先生之子尤德祥先生，和我父亲以及我



本人都是好朋友。大概由于这一层缘故，我对扬州清曲也特别的关注，写了大量的文章。回想若干年前在扬州东关街尤家品茗论曲的种种情景，此刻心里倍觉温馨。

陈汝衡先生是中国说书史的垦荒者，最早的《说书小史》是陈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的。我在曲艺理论方面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兴趣，写下这么多的文字，自忖除了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职业之外，陈先生的教诲是难以忘怀的。记不清有多少次，我风尘仆仆地从扬州赶到上海华山路陈先生那书香飘逸的寓所，掏出事先写满几页纸的一长串问题，我当面叩问，他当场解答，此情此景终身铭记。陈先生研究了一辈子说书，我现在不能不研究陈先生。每当看到他亲笔写给我的长诗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他那春风和煦的书斋。

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说：

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记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自由，激发起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对于我来说,从故乡的书场到陈先生的书斋,都是让我安妥灵魂的温暖阁楼。

这本书所收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之外,都是近一两年所写,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现在把它们集中起来出版,对于个人的学术历程固然是个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是由于深感当前曲艺研究过于寂寞,因而想以自己微弱的声音打破这种沉寂。无论对于评话、弹词还是清曲,对于淮书、滩簧还是乌师,对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理论的声音都是太需要了。

在此之前,作者出版过这样一些有关曲艺的书:

《扬州曲艺史话》(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扬州清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珍珠塔》(山花文艺出版社,1988);

《扬州曲艺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维扬优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江南戏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现在加上这一本《把栏杆拍遍——扬州曲艺新论》,我自觉作为一个扬州人,也算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方热土了。书名《把栏杆拍遍》,取自辛弃疾的词。用在这里并无别的含义,只是因为喜欢它,以及它所引起的联想。

韦明铤

2005年12月于淮提寺左



目 录

温暖的阁楼	
——自序	1
英雄列传 通俗史诗	
——论扬州王氏评话世家	1
墙里开花	
——扬州评话康派《三国》在海外	35
奇情弦索传儿女	
——论扬州张氏弹词世家	43
迷茫的足迹	
——扬州弹词考	67
从书斋看市井	
——现代学人论扬州清曲	84
余生祇合书城老	
——记曲艺理论家陈汝衡先生	111
学究陈汝衡	
——读余秋雨《借我一生》随笔	135
淮北的锣鼓	
——话说淮书	141
江南的丝弦	
——关于《红楼梦滩簧》	149



曲史辩驳	
——答几位批评者	159
书词到处说隋唐	
——扬州书场考	164
美人之魂	
——关于民间音乐家乌师	171
南腔北调	
——中国名城与中国曲艺	177
贫瘠的田地和馥郁的花园	
——论青年恩格斯与民间文学	187



英雄列传 通俗史诗

——论扬州王氏评话世家

扬州评话和扬州弹词一样，都是以扬州方言说表故事的古老曲种，流行于江苏北部和南京、镇江、上海等地。

扬州评话和扬州弹词不同的地方是，评话只说不唱，弹词既说也唱。扬州评话表演时，演员一人坐在桌后，以折扇、手帕等为道具，用扬州方言说演故事。扬州评话的历史上涌现过诸多名家、名作，如明末柳敬亭说演的《隋唐》，清代吴天绪说演的《三国志》，叶霜林说演的《岳传》，李国辉、蓝玉春说演的《三国》，近代王少堂、王丽堂说演的《水浒》，康又华、康重华说演的《三国》等，均名重一时。

扬州说书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城郊曾经出土汉代木雕说唱俑。作为方言演说的曲种——扬州评话，形成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明末清初时，扬州为盐运和漕运的枢纽，人口增加，市民壮大，对文化娱乐的要求日益迫切，各种说唱艺术争相演出，互相影响与借鉴，促进了扬州评话的形成与



发展。明末清初大评话家柳敬亭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扬州评话业已成熟。他所说的《隋唐》、《水浒》、《三国》等书词,也成为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

柳敬亭高超的语言艺术成为扬州评话的典范,对扬州评话形成独特艺术风格有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扬州城里形成了“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的热闹局面。同时,扬州评话也成为一些文人直抒胸臆的载体。乾隆年间,有些艺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工充实传统书词,有些艺人则将自己的见闻阅历创编为新的书目。例如屡试不第后成为评话艺人的叶霜林,把自己的不平遭遇和激愤心情寄寓于《岳传》书词中;乞儿浦琳根据自己曲折的生活经历编说《清风闸》,塑造了以皮五辣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艺人邹必显独创新书《飞跽传》,用方言俚语讽刺嘲笑统治阶级中的显赫人物。他们编创的新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压迫者的心声,丰富了评话的内容,并成为扬州评话的特色。

扬州评话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艺人在表演时绘声绘色,描写细腻,头绪众多,结构严谨,讲述从容,情节丰富,形象鲜明,语言风趣。艺人在创造与丰富书词的同时,还着意渲染扬州本地的风光,刻画一些市井小人物的形象,增添了浓郁的地方风情。

扬州评话以扇子、手帕为道具,以醒木击桌加强气氛。表演时注意运用口技,制造气氛,一人多角,以手、眼、身、步、神与口头说表紧密配合,使听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口耳相传的艺术传承方式,使得中国的说书常常出现几代人同操一业,并且代有才人的现象。晚清、民国以来,扬



州评话以“王派《水浒》”和“康派《三国》”的形成与发展为标志。而王氏评话世家,尤其影响深远。

一 王氏家族

王派《水浒》的代表人物是王少堂,“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谚语流传了几十年。其实,王少堂已经是王家评话的第二代传人了。

王少堂的祖父王茂华,原籍扬州江都宜陵,早年在家乡教授私塾,后来迁居扬州,在一家烟店管账。王少堂的父亲王松寿是第四个儿子,少年时在钱店学徒,满师后与三哥王松泉共同经营钱摊。钱摊专门兑换零钱,没有多少收入,兄弟俩决定改行。因为其时说书业相当繁盛,收入丰厚,所以兄弟俩走上了说书的路。王松泉从《水浒》名家宋承章学艺,艺名王金章;王松寿拜在另一《水浒》名家张慧堂门下,艺名王玉堂。王氏兄弟的这一选择,决定了自己立身处世的根本,也奠定了一个评话世家的基础。王金章学得武松、宋江两个十回书,王玉堂学得石秀、卢俊义两个十回书。弟兄俩将四个人物的各十回书进行整合,形成了王家的看家书目——《水浒》四个十回。此后,他们的子侄辈、孙子辈和曾孙辈都以说《水浒》为业,使得扬州王氏成为名副其实的评话艺术世家。

在说演《水浒》的扬州评话艺人中,王家是一支劲旅。而在这支劲旅中,继往开来并执掌大旗的,是王少堂。

王少堂(1889—1968),光绪十五年(1889)公历8月5日出生于扬州,乳名桂生,学名煦和。正如李真与徐德明先生



在《王少堂传》里所说，王少堂的艺术与他的生命是一同成长的。七岁时他生病，父亲教他《武松》书词，本来是为打个岔，让他忘记痛痒，没想他就认了真，宁愿说书而不愿上学。九岁那年，中秋以后，父亲在扬州罗湾书场说《武十回》。一天，他称病不能说书，让儿子去给他垫一场工。王少堂也不知轻重，一口答应。母亲拦阻不住，只好把他打扮得精精神神的，让他一个人随书场主上场去了。登上书台，他让老板将椅子垫高，旁若无人，正襟危坐地说起书来。说了一个时辰，书词不错不乱，说表有板有眼，听客对这个娃娃说书先生又惊又喜，竟然没有一个起身离开。垫场的成功，也体现了王家传授书艺的方法高明。王玉堂在扬州评话史上不足以称高手，但是教书非常认真。在第一次说书之前，王少堂已经有了近两年的学书经历，为此他没有少挨父亲的打骂。待到罗湾书场垫工，他腹中已经有了半部《武十回》。至于表演的功夫，他也对一招一式有了领会。父亲曾经收过一个盲目的学生，这人看不见，也不知道老虎是什么样子，于是父亲为他在板凳一头装上簸箕作虎头，让他骑在板凳上练打虎，居然让他练出一副好架势。瞎子都能教成，更不用说儿子了。

《王少堂传》生动地叙述了传主的艺术生平：

王少堂从十二岁起，正式开始了一生的说书生涯。这也许是书台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先生，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为“少堂”。一开始他的生意特别好，他对自己也很满意：总算能帮上父亲分担一份家庭负担了！在扬州几个书场上各说了一次《武十回》，他就过江到镇江领略说书人的江湖生涯去了。在镇江，有两桩他不能忘记的事。一件是有个外国小姑娘在台下听他说书，还和说书先生打招呼，她就是 1938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这才晓得外国人不是妖怪，还能听懂中国的人情世故，也就是从这时起，西方世界开始了对中国扬州评话的了解与推崇——不过，也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认为王少堂与赛珍珠的会面缺少证据。另一件事王少堂后来一直不愿提起，那就是他加入了青帮。参加青帮的好处，是在江湖上多了层保护，不过这并非出于王少堂的本愿，而是父亲的安排。

到了十五岁时，王少堂的说书出现了问题。这时候的王少堂已经不再是童年的天真模样，又处于变声期，原来处处可爱的一位小先生，现在怎么看都不顺眼，他的听众一日日地减少。他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是书不够热闹？评话艺人中有人原来说《水浒》不成功，后来改说《施公案》，竟然一下子走红。他也想试一试，于是找了本《七侠五义》来，决定改书。他一回书还没有排熟，父亲便从扬州赶到了镇江，怒不可遏，勒令他回扬州。回扬州后，他一年没有说书，一是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二是父亲不让他上台。父亲给他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学书机会，整整一年让他听“还魂书”。他跟着父亲继续进修，一边听书，一边反复琢磨书中的艺术道理：怎样说白？怎样表演？怎样用心想？怎样抓听众？他不断责问自己，决定如何改进。渐渐地，他恢复了自信，再次登上书台时，他已经不是往日的王少堂了。

重新出山的王少堂，向高邮、宝应、兴化一路过去，业务做得很成功，也经历着种种磨炼。苏北与镇江不同，很少有师傅和友人的照应。每到一处地方，书场都得自己去联系，使他在风俗人情与社会经验上都多了些历练。不足十七岁的王少堂，在演说《水浒》的艺人队伍中有了相当实力，苏北一带的新老书场都愿意接受他。春节回到扬州，他被推上了



当年说书人最渴望、也最惧怕的教场。当年，能上教场书坛的多半是一代风流人物，年轻的王少堂本来没有这种资格。他的师傅张干卿临时回掉了教场生意，书场老板求王玉堂教场，于是王少堂便被推上了教场。从初一说到初五，王少堂的书场里都是满座，初六起听客日见其疏。但同时在教场说书的三位前辈艺人的书场却岿然不动，王少堂感到很不自在。书场老板一边安慰他，一边指使他去听另三位名家的书。他听了康国华的《三国》，一进书场，就被他贯注全场的神意抓住了。他明白康伯伯眼睛中有他的书中的人物，他看得见！听刘春山的《西汉》，两军对垒，马、鼓、炮声连绵不绝，人物表情的哭、笑、躁，一一都如在目前，他以声色取胜，抓得住听客。张捷三的书虽没有听，王少堂已经懂了一个道理：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高。接他的场子的是来自下河的朱德春，这个后起之秀出身于戏曲演员，表演功夫上乘，又愿意与王少堂结交，二人拜了弟兄。王少堂日场听他的《八窍珠》，灯书听《大明英烈传》，又于表演处有很大受益。康国华和朱德春都告诉他：要说自己的书，要让书中有自己，要让《水浒》姓王，并且叫“王少堂”。此后，他又到镇江，说完了《武十回》、《宋十回》，赶上光绪驾崩，回到扬州休息。接着又转苏北，这时他已经能以神意慑服书客。

王少堂二十岁时，家中给他定下了亲事，与裴氏成婚。但婚后两三年里，家中变故不断，王少堂与妻子都不是理家的好手。辛亥革命的变故又给了王少堂不小的虚惊，他曾被迫当过商界组织的自卫团团丁。民国建立后，王少堂剃掉了辫子，又开始了他的说书生涯。这时，他已经达到了他艺术生命的第一个高峰。他又一次进军教场，对手仍然是说书前辈康国华，而向康先生挑战的是五个小将：王少堂、朱德春、



朗照明、戴善章、樊紫章。这一回合，无所谓输赢，仿佛是一辈向小一辈交班，康国华先生就此歇书，扬州评话的又一个群峰并峙的局面形成了。

王少堂从此在教场立住了足，而朱自清、余冠英、陈汝衡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学者，都曾在此听过他的书。朱自清先生在《说话》里说：“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在《论严肃》里说：“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在《经典常谈》里说：“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于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他对说书如此了解，与他少年时代在扬州经常听书大有关系。

王少堂在事业上成功了，生活上却一团糟。在镇江，王少堂落进了周氏设下的迷魂阵，背上了一个永远甩不脱的瘸腿女人的包袱，自己心中的理想对象却嫁给了弟弟。同时，因与妻子裴氏情感不谐，终于以休妻告终，镇江周氏则正式进门，掌管起家政。王少堂此后的半辈子都在回避繁琐的家庭事务，回避复杂的社会关系，说书成了他藏身的避难所和避风港。

民国八年（1919），王少堂故世。上一辈的说书艺人差不多都退下了书台，王少堂和他的同辈们自然承担起了扬州评话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上世纪的整个二十年代，他都在书艺之道上攀登，他已经达到了当代说书艺术的最高境界，但仍丝毫不懈怠，渐渐地，他把自己的自然生命与艺术生命合成了一体。他的足迹走遍了苏北、江南，每到一处，都虚心地与老书客斟酌书词，推究情理，精益求精。二十年代末，他的声誉已如日中天，然而就在这时他莫名其妙地身陷牢狱。房客家老母过七十大寿，他理所当然地被邀请入宴，席间竟



然被地方当局一起捉到了牢里，原来有人告发主人家非法政治性聚会。虽然主人家立即将他保释，却使他更加对社会充满了畏惧，又反而促使他一心逃避到书中去了。1936年，王少堂又一次被拘禁，这回他被传唤到公堂，名义是让他戒毒，最终莫须有地下了个“有毒无瘾”的结论。抗战快结束时，他从上海回扬州，在书场上得罪了一个宪特机关的爪牙，又被抓到了牢里，还是亏了友人将他保释。几次三番地入狱，让他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恐惧，对政治的厌恶。

三十年代初到抗战之前，王少堂做过两件大事，一是参加“一·二八”义演，一是到上海开拓扬州评话的市场。在扬州尝过了牢狱滋味，王少堂就躲到镇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说案前书。“一·二八”把他震醒了，戴善章、程月秋、康又华、朱德春、吴少良、吴小良和王少堂决定，做公档义演，所得全部捐献给十九路军。他们同时在两个书场上开书，连续演出一个星期。这次公档集中了扬州评话几乎全部顶尖高手，在镇江城里集体显示了这门艺术的最高水准，更体现了艺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在镇江书说完，他又转苏北，这次带周氏同行，没想竟是周氏的大限。那晚，她长期溃瘍的腿大出血，其时王少堂正说灯书，没有一个人在身边，周氏就咽了气。

1934年，王少堂带着儿子王筱堂闯荡上海滩。他把扬州评话带到上海，让它在这儿生了根，在众多的游艺品种中一枝独秀。他不止在书场上说得红，而且上了无线电台。这是扬州评话第一次借现代传媒来延伸本门艺术的影响。在上海的时候，老朋友关心王少堂，给他介绍了一位续弦夫人，姓史，是一个老老实实当家过日子的贤内助。

抗战初期，王少堂不愿在扬州城里作亡国奴，将家中安